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西藏 隐秘岁月

● 扎西达娃 /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隐秘岁月/扎西达娃著

xizangyinmisuiyue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038—3

I. 西…

· II. 扎…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I·867

西藏隐秘岁月

xizangyinmisuiyue

© 扎西达娃著

策 划:周季胜 陈辉平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2.7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75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038—3/I·867

定价: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扎西达娃，藏族。一九五九年生。初中毕业后在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当过美工、编剧。后来在西藏自治区文联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九七九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获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余作品曾获第二、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奖。

已在法国、日本、台湾出版了个人小说集；另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德、法、日、西班牙等文字。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便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他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碰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3)
西藏，隐秘岁月·····	(1)
自由人契米·····	(47)
冥·····	(56)
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	(69)
风马之耀·····	(93)
世纪之邀·····	(119)
悬岩之光·····	(134)
古 宅·····	(138)
流放中的少爷·····	(152)
地 脂·····	(161)
泛 音·····	(206)
夏天酸溜溜的日子·····	(236)
丧钟为谁而鸣·····	(308)
野猫走过漫漫岁月·····	(323)
魔幻与荒诞：攥在扎西达娃手心儿里的西藏·····	王 绯 (387)
附录：扎西达娃主要作品目录·····	(400)

西藏，隐秘岁月

1910—1927

十二岁的达朗去屋后撒尿，有一只红头蓝羽的小鸟在他前面。他蹲下身，像只青蛙跃身扑去，小鸟从指缝溜掉又飞到他够不着的一块石头上，他又一跳，小鸟一直把他引到溪流边的瀑布口就飞了。他站在草地上往下一看。发现有人上廓康来。开始他不敢肯定是来廓康的，因为山脚下的坳口还有一条道岔到廓康背后的邦堆庄园。那人走进了峡谷，沿着飞溅起浪花的溪水往上攀来。达朗跑进屋把他所看到的告诉了大家。

全廓康的村民都跑出来站在溪边的草地上俯视来人。这里居住着两户人家，共六个人：旺美和他四十多岁脖子下垂着一颗大肉瘤的女人，儿子达朗和女儿穷拉；另一家是七十五岁的老人米玛和他忠实的老伴，他俩无儿无女，相依为命。大家站在那里，一声不吭，默默盯着来人。每次山下来人，总要带走廓康的一两户人家，到五年前，这里就没剩几户人家了。有一个叫洛嘎的漂亮姑娘死了父母，成天唱着歌起床，唱着歌放羊，唱着歌生气，连生病时的呻吟也像哼歌。她不论干什么都毫不

在意地撩起裙子露出白白的大腿，挑逗得廓康的男人个个着了魔似地盯住她，连有了两个孩子的旺美也常常趁老婆睡得死沉时往洛嘎的空房跑。不过她不嫁任何人，大家知道她在等山下的什么人来接她。有一天，果然冒出一个全身裹着黑色皮毛的高大汉子，趁洛嘎在山上放羊时，他进屋把里面的食物全吃光了。大伙发现时，他躺在门槛下睡觉。把他摇醒问他从哪儿来，他不答应，只哼出几声尖细的吱呀声，比划着各种令人不解的手势。原来是个痴呆的哑巴，大家没趣地散开了，洛嘎回来后当晚把平时不上栓的门板抵死了，把那汉子留在了屋里同宿。人们只是半夜时听见她发出痛苦的尖叫，男人们愤愤不平提了棍子准备惩治那个高大的痴呆哑巴。过一会又听见她唱歌了，他们无可奈何关了门睡自己的觉。第二天，不知谁发现了哑巴身上穿的黑皮毛原来就是长在他身上的，他是坐在太阳下翻开肚子上的毛捉虱子时被人看见了红红的肚脐。年轻时当过猎人的米玛老人细细观察过，把自己得出的结论告诉了全体廓康人：这家伙根本不是哑巴，而是从深山跑出来的一只人黑。^①大家一听，吓得魂飞胆丧，纷纷钻进家堵死门，连声祈祷菩萨保佑。洛嘎也吓坏了，但她的魂已被那人黑掳走，无论怎样只有跟了它。当晚，她把几件衣物收拾好，带了些吃的，跟一家家死死关住门的邻居一一告别后，流泪唱着歌爬到了人黑背上，那人黑一手托住她，一手按着地三窜两跳跃下廓康。大家看清了猴子般灵巧的动作，更确信他是人黑无疑，都为洛嘎姑娘前世造下的孽果而叹息。几个男人更是气得跺脚，但他们又斗不过那力大无穷的家伙，只好愤愤乱骂一通。不久又爬上一位宁玛教的高

① 人黑——即野人。

僧，^①扬言要在此隐居三年零三个月。早有几户人家纷纷来请他作自己奉养的福田。高僧巡视一番廓康边的荒坡，北边是哲拉山顶流下的溪水，东边是巉岩的峭壁，南边是峡谷间的远山，摇摇头说此处原来早有位得道的密宗大师在此修行，不可冒犯，说罢掉头下山。人们拽住他要问个明白，他回答说该明白的人心自明白，不该明白的人也就无需明白。当即有几个出家心切的男人舍家跟这位宁玛游方喇嘛作弟子下了山。前两年，又上来一个男人，衣衫褴褛，形骸放荡，疯疯癫癫，成天念着一种谁也听不懂的密咒。他住在寡妇加央卓嘎家，她男人就是跟了宁玛高僧下了山。不到三天男人又把加央卓嘎带走了。后来听说他是一位外道的持密修士，为了修“起尸法”，把加央卓嘎作为修法对象用各种方式折磨而死。在静修过程中，女尸舌头连吐出两次都未被咬住，第三次吐出时他用牙终于咬住了尸舌，但由于功夫不深，未能将舌尖一口咬下，那尸体反把他舌根连着气管以及肚里的肠子一起拉了出来，当场死亡。加央卓嘎因此起死回生，裹着雪白的毯子走出密室去了江对面一个叫萨瓦曼娘顿的尼姑庙出家当了尼姑。前不久旺美去夏隆宗路过荣巴雅朗山口还特意代表全廓康的村民看望了她，并在萨瓦曼娘顿尼姑庙里奉献了供品。

来人是个木匠，叫次多吉，住在廓康山背后走半天路的邦堆庄园里。他刚从拉萨来，自称是旺美的胞弟，是受年迈的母亲嘱托来找哥哥的。旺美只知道自己是个弃儿，不知道母亲就住在邦堆，更不知道还有个弟弟，他打量着陌生人，狐疑地摇摇头。长着一脸络腮胡的次多吉把哥哥拉到一边，说出了

① 宁玛——西藏喇嘛教派的一种，意为红色古老，也称红教。

他大腿根部有块章噶尔^①长的红色胎记这个秘密的特征后，他相信了。再说，细心的老婆发现哥儿俩眼珠都有点斜视，说话的时候也爱不自觉地微微耸起右肩，这下没什么可说的了。

廓康人围坐在旺美家，屋角火塘里熬着一大罐煮羊肉，阵阵飘发着馋人的肉香，大家盘腿边喝碗里浮着一层淡薄的酥油花的清茶，一边听次多吉讲外面的见闻，次多吉接过米玛老人递来的牛角鼻烟壶，在大拇指甲盖和食指中间关节上抖出一撮烟末，揉了揉鼻涕开始慢慢讲叙：情况像下弦月一样黯淡，十三世圣僧大宝佛爷^②刚刚结束了五年多的流亡日子，回拉萨不到三个月又被川军赶到印度了。次多吉摇摇头，全廓康人也跟着摇头。他还谈了一路上各种离奇古怪的见闻，最后谈到他这次来是遵从母亲的心愿，她活不了多久，不无想念分离了四十多年的儿子，她当时并不是有意抛弃儿子，只是在逃难的路上——一时眼花，背起妇女们放在一起的锥形柳条筐就跟着人们跑了。第二天才看清筐里装的是一个萝卜。因终日皈依三宝，积德行善，菩萨有眼，前几天神灵托梦告诉了她儿子的下落，这才打发小儿子次多吉照她梦中所指的方向和景象找到廓康来。再说，邦堆庄园的租地如果两年之内无人种，德贡仁钦管家会派人没收，并且照样支付各种捐税差役。

大家默不作声。明天，阳光从山坡背后升起，这里就只剩下一户人家了。旺美的女人还没来得及把罐里的肉捞出来，米玛老人撑起身，心事重重离开了旺美家，跟着，老伴察香也站起身来。

这一夜，廓康山沟里显得异常寂静。黎明前一刻，万籁俱

① 章噶尔——旧藏币。

② 圣僧大宝——对达赖喇嘛的尊称。

寂，一切声音都被哲拉山的重量压得死死的。

察香醒来时天还没亮，她感到身体有些异样，摸了自己的肚子，隆起了拳头大的一个包，她惊慌不安用脚蹬了睡在另一条薄垫上的米玛，米玛一夜思虑刚刚入睡被搦醒，他爬过来摸了摸，最后认定这症状表明老伴怀孕了。

“哪有的事？”察香似哭似笑地说：“你想想，我们在精力旺盛的年轻时没生下过孩子，在像成熟的果实般的中年时也没有过孩子，如今头发像海螺般花白，嘴里珍珠般的牙齿没剩下几颗，怎么会有孩子呢？”

“这里正是女人怀胎的地方，靠近右髀骨，那就是说一定是个女孩子。”米玛嚷嚷道。

“你怎么对女人的这些事知道的比我还多？”察香很恼火。

米玛并不理会，弓起身在昼夜不熄的小佛灯昏暗的照映下，数着墙上划的小白道：“喂，今天是供食的日子了，快准备吧。”

察香穿好衣服，开始生火熬茶。

山脊的遮挡，看不见东方微明，月光在溪水和草地下泛着亮光，察香提着把热乎乎的茶壶和一小羊皮口袋糌粑轻轻开了门，一股清晨寒冷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她悄悄走在一条隐隐可见的小道下，溪水挡住了去路，她看不清那上面间隔的几块墩石，便提起裙角，赤露的脚脖和小腿浸漫在刺骨透凉的溪水里哗哗走了过去，来到高大陡峭的岩石下，岩石壁下有个陶壶大的洞，她蹲下身，脸正好对着洞口，它被地下杂芜的荒草和盘缠在岩石根下的藤蔓所遮掩，平时很难发现。察香撩开杂草藤条，伸手轻轻取出一只空茶壶和一只空瘪的糌粑皮囊袋，把满满一壶热茶和胀鼓鼓的皮囊袋伸进洞里，里面台上垫着厚布。东西放进去无声无息，为的是不打扰在里面隐居修行的大师。这一切完毕后，她重新合上草叶藤条，不留痕迹，退出几步，跪

在地下磕了三个头，双手合在胸前喃喃祈祷了一番六字真言，这个时候，那边旺美家也有了起床的动静，一股浓浓的炊烟向四处弥漫，整个房子罩在了白色的烟雾中。

次多吉醒来闷闷不乐，他对自己做的梦怀有一种负罪感，他羞于告诉旺美，吃完早饭后还是忍不住告诉了他。

“这，没什么，我也常作这种梦，梦见自己啃一间房里的柱子，廓康的人都作这种梦。”旺美不以为然，他正紧张地收拾迁居的东西。

次多吉梦见自己啃吃一只丰满的大腿，它像是次多吉在隆子宗一个开酒店的情人的，又像是小时候他家中那个爱打瞌睡的姨妈的。如此说来，这里必定是一个饿鬼之乡，难怪没剩几户人家，他想。

旺美一家在中午太阳往西偏移时离开此地了，大家把储藏的最后一罐淡酒盛在碗里，每人右手无名指尖在酒里沾三下，朝空中弹开，表示平安吉祥和祝福，旺美的女人把所有能带走的小杂货扎成一个硕大的包袱背在身后，她脸上几道泪痕，眼睛红肿，像是伤心大哭过一阵。次多吉头上顶着几对磨得露出了麦秆片的垫子，一手夹着一把矮桌；小女儿赶着十几只羊，旺美最后出来，他抱着被灌醉了酒睡得正香的儿子达朗交给米玛：“这是我们全家的心意，这孩子，就当一只小狗陪你们两个孤单的老人作伴吧，他好养大，有一点残茶剩饭扔给他吃就行。”

“这……”旺美是重情义的汉子，为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将爱子当作薄礼奉送。米玛老人想起早晨察香身体出现的征兆，不好收下孩子。但是难道他能开口对旺美说不久我们就会有自己的孩子了吗？她已是快七十岁的老太婆了，谁会相信呢？

旺美一家走了两个时辰才在山底的那片沙丘地带拐过了山弯，一路上，旺美一家人都像喝醉了酒一样脚底不稳，不时歪

歪倒倒，次多吉头上的薄垫也滚到山脚，老人站在瀑布边高喊小心慢走，旺美刚转身要挥手，又跌了一个跟头。

达朗一觉醒来，发现不是躺在家里，两个老人满是皱纹的鼻尖几乎要挨着他脸颊死死盯住他。

“我爸爸呢？”他问。

老人直起身互相对视不知该怎样回答。

“他们把我留在廓康了，是吗？”他委屈地叫喊了一声，从老人的胳膊窝下飞逃出了门。

次仁吉姆是在察香怀孕两个月之后出生的，降生的那天，天空降下一场甘露般的雨水，洒落在帕布乃岗山区河谷平原正灌浆的麦田，接着天边又出现一道七色彩虹，这一切都是吉祥的征兆。四天后，两个老人在没有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前来祝贺的情况下，为孩子做了清除污浊的礼仪，用指头捏一点糌粑放在次仁吉姆的额头上，并在门前堆了一堆小石子，在石堆旁燃烧起香草松枝，然后用酥油在次仁吉姆的脸上、额头和茸茸的胎发上亮亮地抹了一层，把她放在太阳下晒着，年迈的父母这时也坐在门前墙根下在炎热的阳光下打起瞌睡来。米玛不知什么时候被吵醒，他看见达朗那孩子正抱起躺在草地上还不会说话的次仁吉姆逗着她玩，脏黑的手指捅捅她红嫩嫩的脸窝，嘴里反复嚷嚷道：“你长大了要作我的女人。”一见两个老人醒来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便放下次仁吉姆，像只偷食的小猫三蹦两跳跑掉了。他俩知道达朗没有下山追赶迁居到邦堆的家人，他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生活，但这一带再没有别的人家。他们不知道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

就在旺美一家离开的第二天，米玛开门便发现廓康一夜之间变得荒芜萧疏，像一座多年没有人住的空荡荡死沉沉的村庄，到处残壁颓垣。旺美家的门前挂满了陈年的灰蒙蒙的蜘蛛网。门

框绽开许多裂纹，像一根根难以支撑的朽木。压着草坯木棍和硬土的屋顶中间陷塌下一块，许多老鼠从屋里、窗栏上爬来爬去，但是当天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些以前只是在哲拉山背后那一片灌木丛深沟里栖息的一大群小脑袋、浑身滚圆、动作笨拙的贝母鸡拖着莹蓝的长尾巴高高地飞到廓康来了，它们大模大样互相咯咯地召唤着在这些空无人迹的废墟里寻找粮食，接着又从山坡上窜来几只战战兢兢竖起警觉耳朵的灰色和浅栗色的野兔，又从高高的岩石上左右敏捷地蹦跳出两只獐子，它们身上发出强烈刺鼻的麝香味道，眼神如同初恋少女似的羞怯与温柔，走到清澈的溪水边，深深嗅了几下廓康神秘的气味，昂起的脖子又如同公主般的傲慢。从此，每天太阳刚刚出山和下山的时候，廓康便成了这些动物安全饮水的地方。

次仁吉姆长到两岁便显示出了种种与凡人不同的迹象，她没事就蹲在地上划着各种深奥的沙盘。米玛不知女儿划的就是关于人世间生死轮回的图盘。刚会走路就会跳一种步法几乎没有规律的舞，她在沙地上踩下的一个个脚印正好成为一幅天空的星宿排列图，米玛同样不知道这是一种在全西藏早已失传的格鲁金刚神舞，她从“一楞金刚”渐渐跳到了“五楞金刚”。但这一切显示出诸神化身的迹象很快被来到廓康的陌生人所冲没，种种叫人惊奇不已的显示变得无踪无影。她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山区女孩。

那天，察香开门去溪边汲水，发现从岩石下冒出一群人头，为首的一个模样奇特，嘴上一撮胡子，脸上的皮肤又白又红。她扔掉水桶大叫一声慌忙跑进屋死死抵住门，歇斯底里高喊碰见了魔鬼。米玛问是不是又爬上来一只人黑？比那更可怕，察香的脸也像魔鬼一样可怕地说，它长着红头发。俩人抱着次仁吉姆跪在屋里土台上供奉着几尊古旧的铜佛像前声音颤抖地连连

祷告，请求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驱除这群魔鬼，别让它们闯进来残杀无辜的生命。这时，怀中的次仁吉姆拼命地哭叫起来，一个劲向外挣脱。外面有人说话，用尊敬的语言请求主人出来迎接辛劳的旅人，这种敬语是米玛年轻时去夏隆宗向宗本老爷送去两张火狐皮时听见那些贵族们互相言谈中所吐露出的。米玛将门开了条缝，那岩石上的确坐着一个红发鬼，他衣着奇特，背一个沉重的囊袋，弯下腰，双手按在分开的大腿上喘息，那样子显得非常疲倦，边上还站着几个赤脚的藏人，也背着很多东西，过一会儿又爬上一个跟红发鬼模样相似的人，他俩叽哩咕噜说了一遍，后者显得有气无力，刚爬过岩石便倒在草地上痛苦地摇摇头，为首的红发鬼弯下腰拍了拍另一个的脸。见门开了条缝，便用一口纯熟流利的藏话招呼米玛，并走了过来。大约一个时辰，廓康的人才渐渐消除了恐惧和警觉，这俩人告诉老人，他们是英国人，不是什么魔鬼，是为考察雅鲁藏布江最终流向何方，沿路来到帕布乃岗山区。他的同伴病了，走在山脚不见前面的村庄，用望远镜发现了隐藏在半山峡谷中的廓康，决定爬上来休息一夜。那几个藏人则是服劳役的差民，英国人拿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活佛的照片给廓康人看。米玛接过照片半信半疑，他不太相信这两个不知哪儿钻出的英国人能够把圣僧大宝的影子随身带着。当那个英国人递给他一架双筒望远镜，让他举在眼前往南边山下广阔的江面和遥远的群山眺望时，米玛的心一下收紧了，那些景象一下跑到了他的跟前，连江面一只牛皮船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半张着蠕动的嘴唇将那架颇有份量黑乎乎的望远镜惶惶不安地还给了英国人，相信了这些人也有自己的法术。察香便为他们做饭烧茶，米玛还发现了他们眼睛的颜色很怪，一个人是蓝色的，另一个人是灰色的。吃饭的时候，英国人问起这一带的地貌情况。米玛竭力